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歴代紀事年表卷八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施華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四

起戊寅宋仁宗寶元元年止癸卯宋仁宗嘉祐八年凡二十六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夏自元昊僭號改元宋史及遼金二史俱載入四夷今於四夷格内首列夏元昊而分注其年

戊寅

宋

寶元元年

春正月求直言　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言臣覩國史見祖宗日日視朝委曲詢訪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之時府庫匱竭斂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變修已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優諧近習之纖人親剛明鯁直之良士以恐永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

沂公王曾

封四年卒謚文正皇祐中帝為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後帝崩詔擇將相配享以曾為第一無子以弟子融之子繹為後　曾初

遼

重熙七年

夏四月遣使如夏問興平公主之喪　公主生與趙元昊不諧至是卒主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往詰其故

附

夏

夏主趙元昊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冬元昊遣使請五臺供佛以窺宋河東道路既還遂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

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免隨為相無所建明會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子綜為羣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凡子綱為代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王鬷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 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舉進士第一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吃著不盡曾正色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

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并入元昊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逃去宋知延州郭勸執之以還元昊元昊殺之遂稱帝改元國號夏遣使奉表於宋

夏四月王博文卒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

范仲淹嘗謂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

冬十月詔戒百官朋黨　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曰向貶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訴毀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為帝開說帝意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汙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概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自立帝是其言

郢公張士遜

趙元昊稱帝於夏州

十一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

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王曾

以同平章事封國公

其畧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李帥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父德明嗣奉世基勉

卒

十二月京師地震

以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為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畧夏州未幾復以竦知涇州與雍俱兼經畧使又命天章閣待制龎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德明元昊相繼猖獗若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强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唃厮囉併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

至帝康定
元年再見

從朝命臣僞以狂悖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就而文字行禮樂張而器用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於時

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餽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竦為怯

加吐蕃唃厮囉保順節度使　朝廷欲使厮囉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厮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虜愚常敦歡好

吐蕃

唃厮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

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西涼潘羅支舊部往往歸之又得回鶻降者數萬由是富强時宋以元昊反欲使廝囉背擊之因授保順節度使尋加河西節度使

巳卯

寶元二年

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

五月罷王德用以夏守贇知樞密院事　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言者謂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　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

文宣公孔宗愿

文宣公聖祐從弟也先是聖祐卒無子除襲封至是參政蔡齊言於帝遂以宗愿襲封

重熙八年

秋七月迎皇太后於慶州　太后居慶州五年或勸主迎之以覲南朝歲聘之利主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合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為之備

夏

夏主李元昊天授禮法延祚二年

夏宋下詔削趙元昊賜姓官爵元昊隨遣賀永年齎嫚書納宋旌節及所授勑告置神明匣留歸娘族而

削宜撫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未幾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絶互市揭牓於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受定難節鉞

詔省浮費　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來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吏兵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冬十一月盛度程琳罷　初張士遜惡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己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

還　冬元昊攻宋保安軍為宋將狄青所敗

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盍見上辨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强取其鄰所債官舍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元市女口度免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為士遜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以王鬷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

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　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

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懃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庚辰

康定元年

春正月丙辰朔日食　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元昊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孫戰沒

二月貶范雍知安州　延州當夏人

壽公昕

帝次子始封至帝慶歷元年再見

鄧公張士遜

重熙九年

秋七月宋遣郭禎以伐夏來報

冬十一月女直侵邊

詔發黃龍府鐵驪軍拒之

十二月詔諸犯法者不得為官吏諸職官非婚祭不得沈

夏

夏主李元昊天授禮法延祚三年

春元昊威兵攻宋保安軍破金明砦執宋

出入之衝地潤砦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時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之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欵於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万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會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卻德和望見軍卻帥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語以勒兵抗賊德和不從驟

封鄄公三年官同平章事以太傅致仕徙封鄧國公至帝皇祐元年再見

酣縻事有治民安邊之畧者悉具以聞

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進攻延州與宋將劉平石元孫戰於西南山執之會大雪乃解兵還　夏元昊破宋塞門砦執砦主高延德又攻安遠承平諸砦皆拔之　秋破

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救扶劍遮留得十餘人挾關三日賊少退平帥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栅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四出合擊絶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於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置獄鞫狀德和坐腰斬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

以夏守贇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内侍王守忠為都鈐轄　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内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改元

除越職言事之禁　時禁越職言事富

宋三川砦殺其都巡檢楊保吉連拔乾溝等三堡未幾宋遣副總管任福來襲破白豹城

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　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王鬷陳執中張觀免　天聖中鬷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鬷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

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驟未以為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驟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免驟始歎瑋之明識

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

夏五月張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為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以太傅致仕宰相得謝自士遜始

以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召夏守贇王守忠還

守簀眉怯寡方畧詔與守忠赴關以
咏等代之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
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
入秦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
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宜
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
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
中稍實豈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
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
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
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元昊陷塞門諸砦　時著作佐郎張方
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為宜屯重兵
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
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
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

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吕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料得人矣

六月以夏守贇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守贇罷以杜衍同知樞密院事　右正言梁適等皆言守贇經畧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密遂罷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仲淹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行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大范盖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户租税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李若谷罷以宋綬晁宗慤參知政事

以晏殊為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為副使

元昊寇三川諸砦環慶副總管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　元昊之寇三川也韓琦使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

鄜州將种世衡城青澗　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鑿地得之因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

冬

十月詔內降升遷者許執奏　先是韓琦言祖宗於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自莊獻垂簾遂有假託因緣或於內中下表或口為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臣乞自今於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為奏求人並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

規有叙矣帝嘉納之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至是復詔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
十二月宋綬卒　綬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論多所裁定
鑄當十錢　助邊費也

辛巳

慶歷元年

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李元昊不果行　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其勢易

襄王昉　帝長子早亡是年追封襄王賜名昉徽宗時改封楊王

壽公昕

重熙十年

秋七月詔諸職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盜論諸敢以先朝已斷事相告言者罪之
九月夏國李元昊遣使來獻宋俘
冬十月詔東京留守

夏

夏主李元昊天授禮法延祚四年
春元昊遣鄉所俘宋塞門砦主高延德至

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
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
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
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
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
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剉黠
虜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
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
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
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
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
月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
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奏曰仲淹意
在招納使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
賊昊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
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

封二年卒
徽宗時追
封雍王

許公呂夷簡

封申公六
年以同平
章事進位
司空辭不
拜徙封許
國公至四
年再見

蕭孝忠察官吏有
廉幹清強者具以
名聞
十一月回鶻遣使來
貢
十二月議伐宋　主
聞宋設關河治壕
塹恐為邊患與南
北院兩樞密謀伐
宋

延州與宋
知州范仲
淹約和仲
淹自為書
遺之元昊
復書語多
不遜未幾
侵宋渭州
逼懷遠城
與宋軍戰
於張家堡
南元昊佯
北設伏於
好水川大
敗宋軍殺
任福等數

若大軍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　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元昊寇渭州任福與戰於好水川敗死貶韓琦知秦州　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叅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

將　秋元昊攻宋麟府州為宋守將折繼閔所敗乃引兵轉攻金明砦破寧遠砦進圍豐州又破之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為宋管勾麟府兵馬事張亢所敗遂

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過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懌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佯北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引還

前格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陣動衆欲據勝地忽見人陣中樹鮑老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官軍多墜崖塹相覆壓懌儒戰死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鬭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時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陣於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騎兵繼至敵兵益集官軍大潰英津珪傅皆死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

向縱射賀蘇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奏至帝震悼爲之旰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閒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徙知秦州

三月貶范仲淹知耀州　元昊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薄其責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　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

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五月宋庠鄭戩罷　庠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合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斥之

以王舉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為樞密副使

秋八月元昊陷豐州冬十月夏竦陳執中免　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尋寇金明砦破寧遠砦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復遣兵絕麟州餉道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瑠璃堡破之又戰於柏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河外始固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統帥三歲於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

殘蕩安用為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陝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兼經略安撫招討使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以琦知秦州沿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

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

城之度賊必爭宼遣其子純佑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宼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

十一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

壬午

慶歷二年

春正月復榷鹽法　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

重熙十一年

春正月奉迎皇太后於內殿

遣使如宋取關南故地　時國內無事

夏

夏主李元昊天授禮法延祚五年

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趣蜀中以售已而求南末鹽悉復禁搉

二月置義勇保捷軍　詔選河北諸州强壯者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各營於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為保捷軍

户口蕃息主有南侵之意會元昊擾宋西邊欲乘釁取宋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

秋攻宋鎮戎軍斬其總管葛敏遂大掠渭州時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財用不給多怨之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

三月晁宗慤罷
契丹來求關南之地夏四月遣知制誥
富弼報之　契丹主遣蕭特默等來
致書取關南故地特默至呂夷簡奏
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默托
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
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
默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默感
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具以聞
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
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
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
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
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
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

特默翰林學士劉
六符致書於宋取
故地且問興師伐
夏及沿邊疏濬水
澤增益兵戍之故
夏四月頒南征賞罰
令
六月宋遣富弼等奉
書來聘　弼為主
言大意謂遼與宋
和坐獲歲幣則利
在國家臣下無與
與宋交兵則利在
臣下害在國家主
感其言諭弼歸國
秋八月宋復遣富弼

歟詔命知
保安軍劉
拯諭元昊
親信野利
剛浪唆過
乞兄弟言
公方持靈
夏兵懷內
附當以西
平茅土分
冊之剛浪
唆令浪埋
賞乞媚娘
三人詣宋
知青澗城
种世衡乞

賂之遂往

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　時契丹兵壓境詔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

持誓書來議增歲幣銀絹主許其請

九月遣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持誓書與弼偕往且議獻納二字宋帝許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文書稱納送至白溝主喜遣使告宋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冬十一月羣臣上尊號大赦

進封皇子梁王洪基為燕國王

十二月封皇太弟重

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乃為書置蠟丸中遣王嵩遺剛浪唛剛浪唛笑曰种使君年亦長矣何兒戲尚爾因嵩窖中又遣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淵報

將大至和議決

秋七月任布罷

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　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命夷簡判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遂改兼樞密使

富弼還復如契丹　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

元子尼嚕古為安定郡王

以吐谷渾党項多叛附夏國詔謹防邊

世衡曰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皆欲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帥大衆攻鎮戎軍與宋將葛懷敏戰於定州砦斬之乘勝直抵渭州

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

焚蕩廬舍屠掠民畜開宋知慶州范仲淹將兵來援乃引軍還

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
違約也契丹主曰徽卿言吾不知其
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
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
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
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
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
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
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
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
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澶淵之
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
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
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
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
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

好可以彌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彌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彌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賫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

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九月暨契丹平　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

哉辭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元昊寇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會兵禦之敗死元昊遂大掠渭州　元昊大舉攻鎮戎軍王沿使懷敏督諸寨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川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

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元昊乘勝大掠渭州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伏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與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意務責

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置司涇州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故有是命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置司涇州罷諸路經畧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
稱為韓范

徵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　復晉州
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
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
嘗師事之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
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
在朝廷故召用之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　弼始受
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
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
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
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
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
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癸未

慶歷三年

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　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欵乃密詔龐籍招納之先是元昊遣李文貴詣青澗議和籍留之至是遣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强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

鄂王曦

以第三皇子封卒徽宗時改封荊王

重熙十二年

春正月遣使如夏國諭李元昊與宋和以吳國王蕭孝穆為南院樞密使北府宰相蕭孝忠為北院樞密使封楚王

夏六月以吳國王蕭孝穆為北院樞密使徙封齊國王

秋七月北院樞密使楚王蕭孝忠卒

八月加燕國王洪基尚書令知南北院樞密使事進封燕

夏

主李元昊天授禮法延祚六年

春元昊上書請和於宋時宋臣龐籍遣李文貴還諭以歸欵之意元昊大喜乃出向所因宋使王嵩厚禮

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吏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从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二月立四門學

三月以吕夷簡為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勅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几子輿以前夷簡辭避从之詔給扶母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弼固辭不

趙國王

冬十月北院樞密使齊國王蕭孝穆卒

孝穆位高益畏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士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自諧和卓以吏才進位宰相其後轉效不知大體孝穆歎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固若是乎卒謚貞孝

之使與文貴至延州議和宋帝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宋已許和遣六宅使賀從勗等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夏宋遣著作

拜 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具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名夏竦為樞密使

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 增置諫官以修等為之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以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㡲之之說其㡲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

封達嚕噶為漆水郡王

佐郎邵良佐來報許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如汴京議定歲幣而還

俞不以修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祿位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

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遣使如夏州　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吏往議之許封冊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為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兀卒既又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

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　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名一人使處於內

一人訛授副樞且令在邊和衷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

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對帝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益力乞毋令入見即日詔竦歸鎮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

歌於路夫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遇事奮然敢為會吕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其師孫

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仲淹亦謂琦曰為此鬼恠輩壞事也

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帝禱於西太乙宮是日雨　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令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悚然詔明日詣西太乙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閒時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女

出宮所賜素銀緋

呂夷簡罷　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柔而易制者升為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戀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

五月丁卯朔日食

秋七月王舉正罷八月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　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黙不任事仲淹有相才

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帝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帝復申副樞之命琦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琦不得已乃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琦主北事仲淹主西事琦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

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鄜延城障賑河中同華諸州饑民所活百餘萬人

九月任中師罷

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

察使　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昷之等首被茲選昷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　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更定磨勘法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

叅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盡復序進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歴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至是用范仲淹言詔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内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為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於舊矣

十一月更定廕子法　太祖初定任子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尋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由是奏薦之恩寖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廕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廕

十二月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　諫官孫甫上言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慶歷四年

春正月帝復御經筵　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荊王元儼卒　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范仲淹言荊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屢被讒惑陛下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惜財利而

荊王元儼天聖七年封鎮王明道初改封孟王尋徙王荊至是卒贈天策上將軍封燕王謚恭肅徽宗時改封周王子允熙允良允迪允初　元儼太宗第八

重熙十三年

春二月以杜防為南府宰相

三月以楊佶參知政事

夏四月南院大王耶律果實奏党項等部叛附於夏

五月伐党項夏人救之　時党項等部叛詣西南面招討都監羅漢努伐之夏元昊以兵援叛党羅漢努與戰不利詔討使蕭布達等

夏

夏主李元昊天授禮法延祚七年

春党項諸部叛契丹來附初元昊侵党項契丹遣使讓元昊元昊不聽至是党項及夾山部落呆兒族八

廢典禮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
從之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
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
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
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
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
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
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
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
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
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
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
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
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

子廣顙豐
頤嚴毅不
可犯天下
崇憚之名
聞外夷呼
為八大王
莊獻太后
臨朝元儼
恐為所忌
深自沈晦
方陝西用
兵元儼上
所給公用
錢歲五十
萬以助邊
平生寡嗜

歿於陣詔徵諸道
兵會西南邊以討
元昊
初修國史　詔前南
院大王耶律古裕
等編集國朝上世
以來事蹟
秋九月主自將伐夏
冬十月戰不利遂
及夏平　主親將
騎兵十萬出金肅
城進弟重元將兵
七千出南路樞密
使蕭惠將兵六萬
出北路三路濟河
長驅入夏境四百

百戶與山
西部族節
度使屈烈
來降　夏
契丹伐党
項元昊將
兵援之
元昊遣使
上誓表於
宋言兩失
和好遂歷
七年立誓
自今願藏
盟府其前
日所掠將
校民戶各

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宜州蠻歐希範作亂討平之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 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諸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

慈好為文詞頗善二王書工飛白

東平王德文 秦王廷美第八子初封馮翊郡公是年大封宗室特進東平郡王至六年再見

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惠與元昊戰於賀蘭山北敗之元昊上表請和主進軍次於河曲元昊親帥党項三部以待罪詔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蕭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北軍馬

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為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

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凡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　元昊遣使上誓表帝賜元昊詔曰俯聞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為令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乆強令衆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請修京師非徒禦寇亦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

汝南王允讓潤王元份第三子累官大宗正寺封郡王至帝嘉祐四年再見潁公從讜燕王德昭孫舒公惟忠第二子是年封國

無所食因許和未幾元昊縱兵來擊北軍大敗主從數騎走得免駙馬蕭呼都克被執已而元昊遣使歸其先所俘獲主亦進所留夏使還之遂引兵還

十一月以雲州為西京　雲州即雲中也詔建為西京大同府於是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十二屬國

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書上宋降詔答之　契丹

不果行

六月開寶寺塔火　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荅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再圖營造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況藉其福以庇民哉

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已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漸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先

公終齊州防禦使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改韓國公子世豐世准世雄

安公從照王德芳孫高平公惟叙長子是年封國公終左金吾衛大將

六十來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十二月駙馬呼都克自夏來歸

主自將來伐分三路進軍元昊見其兵盛乃請和契丹未之許元昊退師不戰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急攻其樞密使蕭惠營敗之乘勝進攻契丹主敗走

軍歸州團練使追封齊國公

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

京師旱蝗 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罹此然禱上帝願歸咎朕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實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秋七月大封宗室 先是富弼言北虜卒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嘗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

許公呂夷簡

徙封四年以太尉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靖帝書懷忠之碑以賜之後配食仁宗廟

元昊執駙馬蕭胡覩以歸已而契丹及元昊和 冬宋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元昊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

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内以庭子公綽
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帝用弼議公弼公著
乃封德文為東平王允讓為汝南王公孺
從藹為潁國公從照為安國公同時
封王公者凡十八
契丹來告伐夏八月遣右正言余靖報
之　契丹主以夏援党項之故將討
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為中國討賊慎
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
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
謀以見欺欲調發為備召羣臣議之
富弼言契丹實有怨於元昊保無他
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乃命
靖致臈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
冊不發
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　從弼請也弼

萬斤冊以
漆書竹冊
籍以錦金
塗銀印文
曰夏國主
印然元昊
稱帝國中
自若也
環州蠻
州隸宜州
羈縻領思
恩都亮二
縣有歐希
範者思恩
人也宋景

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許公呂夷簡卒　自莊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兵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九月晏殊罷　殊平居好賢及為相務進人材擢歐陽修等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修出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蔡襄上言殊為李宸妃碑不

祐中應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鼓求錄用事下宜州知州馮仲已言其妄編管希範於全州希範遁歸與族人謀為亂至是帥衆破環州以州為武

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乃
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
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 衍務裁
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
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
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
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
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
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
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不止
乃命中使齎敕告即青州賜之明日
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
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冬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 并戒按察
從為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城軍宋遣
廣西轉運
使杜杞發
兵來討未
幾希範被
誅餘黨悉
平

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　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

知環州种世衡卒　環原之間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

夏戎開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為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乙酉

慶歷五年

春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吳育龎籍為副使　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

郇公章得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出知陳州封郇國公至八年再見

重熙十四年

春正月以蕭蘇哷為南院統軍使封遼西郡王

三月高麗遣使來貢

夏五月夏國遣使來貢

贈蕭布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以其戰歿故追贈之

夏

夏主李元昊天授禮法延祚八年

夏歸石元孫於宋先是康定初元昊攻宋延州與元孫戰於西

而舜欽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於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帝感悟乃止然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

罷磨勘蔭子新法

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

南山執之至是遣歸

元昊遣使如汴謝冊命遣使進貢於契丹

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為前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非自古小人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

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惟指為朋黨則可盡逐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羣邪益忌修因附致修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為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修復振起之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為練習未幾卒

罷科舉新法　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夏四月丁亥朔日食

五月夏人歸石元孫　諫官御史奏元

孫軍敗不死請斬於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獨引春秋穀臣知罃故事請赦之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

章得象罷　得象在中書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求去遂出知陳州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恭知政事丁度為樞密副使

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　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捜其家得石介書并所遺孫復詩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內應請發介

推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復監虔州稅介子孫羈管他州

丙戌

慶歷六年

春三月辛巳朔日食

秋八月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時知永靜軍何緩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誣以罪追令自殺育欲坐緩死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辨不已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朝

東平王德文封三年卒追封申王謚恭裕子承顯　德文性嗜學工為辭章

重熙十五年

夏六月西北路招討使耶律達魯噶坐贓免官爵

秋七月外王蘇克卒

八月高麗告國王王欽之喪

冬十一月賑南京貧民

附夏

夏主李元昊天授禮法延祚九年

高麗

國王王欽卒子徽嗣

議綬竟減死一等帝以昌朝故乃命
育與度易位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
用第嫉惡太過耳

眞宗以其
刻勵如諸
生嘗戲呼
之曰五秀
才宮中由
是悉稱之
德文本廷
美第八子
其兄三人
早卒故德
文於次爲
第五也

立遣使告
哀於契丹

丁亥

慶歷七年
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三月賈昌朝吳
育免　昌朝育議不協論者多不直

英公夏竦
拜同平章
事尋改授

重熙十六年
夏六月準布大王通
特古斯來朝獻方

夏
夏主李元
昊天授禮

昌朝時方憫雨昌朝引漢冊免三公
故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大
臣喧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於是昌
朝出判大名府出知許州
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　竦
平章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
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
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
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
使
帝禱於西太乙宮是日雨　帝出禱雨
於太乙宮日方炎赫帝却蓋不御及
還而雨大決
冬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反以明鎬
為河北安撫使　初涿州人王則以
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

樞密使封
國公至帝
皇祐二年
再見

物
詔士庶言事
冬十月定公主行婦
禮於舅姑之儀
十二月女直遣使來
貢
南府宰相杜防出為
武定軍節度使

法延祚十
年

宣毅軍為小校貝莫俗尚妖幻相與
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
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妖人爭信
事之州吏張獬卜吉主其謀約以明
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
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
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
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
刦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
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
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
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
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撫
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
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慴服南關得不
陷則僭稱東平王建國曰安陽改元

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揍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人伍伍為保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為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衆逆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　謚文定

慶歷八年

春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鎬副之閏月執王則檻送京師誅之以

朝

安公賈昌

重熙十七年

春二月夏元昊卒其子諒祚遣使來告

夏

主李元昊天授禮

彥博同平章事　鎬以貝州城峻不為北京留
可攻乃為距闉將成為賊所焚鎬乃守時反卒
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王則之黨
朝廷以則未下命彥博宣撫鎬為之以書諭昌
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朝昌朝執
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之至是則
行討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誅錄功封
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國公至帝
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嘉祐元年
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　再見
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詔檻送則
京師磔於市則據城凡六十六日而　郇公章得
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　象
誅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
殿學士封賈昌朝為安國公侍讀學封四年以
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司空致仕

詔耶律紐斡哩往慰法延祚十
真　一年
三月圖伯特國請以春元昊卒
本部軍助攻夏國子諒祚方
主不許　期歲沒藏
夏四月復以杜防為氏所生也
南府宰相　養於母族
冬十月北院大王耶訛龐訛龐
律罕巴卒　罕巴因以三大
平居不屑細務喜將分治國
愠不形為政務寬政謚元昊
仁知無不言便益曰武烈皇
為多　帝廟號景
十一月賜皇太弟重宗尊沒藏
元金券封皇子和氏為皇太
嚕嚕為越王阿林后夏遣使

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

夏元昊卒

衛士作亂伏誅　帝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於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鞫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詒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於禁中丁

卒謚文簡

得象浦城人為人莊重楊億嘗稱其有公輔器歷官輔相僅保祿位知范仲淹之賢而復擠之尤其所短也

許王忠順軍節度告哀於宋使謝嘉努陳王西及契丹宋京留守塔布漢王進使來慰特哩袞擢富遼西郡莫哥冊諒王行宮都部署布祚為夏國古德柳城郡王奉主契丹亦陵軍節度使海古勒遣使來慰饒樂郡王安定郡莫王尼嚕古進封楚王。

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於帝前帝從琳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三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　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吏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為言官外為按察多發人陰昧之事議論展

矯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於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郯上言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倚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關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

裨補多者用為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

夏四月冊諒祚為夏國主　夏遣使來告哀朝廷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罷丁度為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叅知政事　度以與夏竦議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

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庾

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　何郯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

六月明鎬卒

河北京東大水

冬十月以美人張氏為貴妃　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本起皇后閤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十二月詔改明年元赦天下

己丑

皇祐元年

春正月甲午朔日食

二月彗星見

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辭不受　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幼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餽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

鄧公張士遜

徙封十年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懿帝篆其碑曰舊德之碑子友直友正初帝封壽春王真宗詔以士遜

重熙十八年

春正月留夏國賀正使不遣尋遣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以伐夏告宋

二月耶律義先敗富珠哩執其首托多羅以獻　先是托多羅叛詔義先為行軍都部署討之至是執以獻

三月高昌國遣使來貢

夏

夏主李諒祚延嗣寧國元年

秋契丹主自將來攻尋引還　契丹都統蕭惠帥師自河南來攻諒祚遣兵襲敗之

冬契丹

曰蒙家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帝幸後苑觀刈麥 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六月以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 帝以昌朝舊學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尚書都省詔自今非嘗為相者毋得除後昌朝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

為帝友嘗記來宮事友直纂為資善錄上之友正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

烏爾古遣使送款 夏六月以韓國王蕭惠為河南道行軍都統將兵伐夏 宋遣翰林學士錢明逸來致伐夏賻禮 秋七月親征夏國八月渡河夏人遁乃還 九月行軍都統蕭惠等伐夏敗績 時惠帥師自河南進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

耶律達隆嘗帥軍至賀蘭山執諒祚母以歸諒祚遣兵追戰為契丹所敗

廣源州

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蠻首儂氏自唐初即雄

召赴邇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侍講
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
秋八月陳執中罷　執中居位無所建
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遂
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
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罷
籍為樞密使梁適為副使　庠初執
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
沈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
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
汰諸路兵　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
以為不可帝以為疑彥博籍共奏曰
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
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
諸道羸兵為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
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

諸將請備不虞惠於西原世
曰諒祚必自迎車為廣源州
傷何暇及我無故首領唐末
設備徒自撒耳會交阯強盛
主既還惠師尚進廣源服屬
未立營柵夏人奄之知儂猶
至惠與麾下不及州儂全福
中而走追者射之為交人所
患幾不得脫士卒殺全福妻
死傷者不可勝計改適商人
冬十月復伐夏獲諒生智高冒
祚之母以歸　北姓儂氏既
道行軍都統耶律壯與母據
達略喝佛準布諸儻猶州建
軍至賀蘭山獲諒國曰大歷
祚母及其官僚家交人攻而

邊費

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　智高攻邕州擒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罷武舉

屬遇夏人三千來戰殪之

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阯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遣使奉表於宋求內附宋以智高役屬交阯不許尋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

怒因與廣州進士黄師宓等謀據廣南遂招納亡命數出掠衣易穀食紿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宋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衆曰平生

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衆從之遂帥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殺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

高昌

是歲遣使進貢於契

庚寅

皇祐二年

秋九月大享天地於明堂赦　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宫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為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於是新作明堂禮神主製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宫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冬十一月詔外戚毋得任二府　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

鄭公夏竦　封英公四年改封鄭國公明年再見

重熙十九年

春正月復封耶律達嚕噶為漆水郡王　錄代夏功也

遣使問罪於夏國

二月夏將洼普等來攻金肅城南面林牙耶律高嘉努等破之

命西南面招討使蕭博諾等帥師伐夏

夏五月博諾等入夏境不與敵遇縱

丹

夏

夏主李諒祚天祐垂聖元年

春諒祚遣大將洼普及猥貨乙靈紀攻契丹金肅城為耶律高家奴所敗洼普被創逋歸猥貨

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
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
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
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閏月詔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定雅樂
置局於祕閣詔瑗典作雅樂知制誥
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是臣彊君
弱之象乃參酌鎛鐘特磬制度與瑗
等更造鐘磬上之賜名大安之樂其
法與李照一律由是黃鐘律短而所
奏樂音高又其鐘弇而直聲鬱不發
著作佐郎劉羲叟曰此謂害金帝將
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瑗等既上
樂議者以為鐘磬皆不合古遂復命
詳定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定
乃命諸家作鐘律以獻而郊廟仍用

軍俘掠而還
夏將洼普來降
御金鑾殿試進士
秋九月夏人侵邊遼
哈里擊敗之
嚕嚕遣六院軍將
冬十月夏國王李諒
祚母遣使乞依舊
稱藩不許
十一月以知北院樞
密使事蕭革為南
院樞密使耶律仁
先知北院樞密使
事封吳王　革怙
寵專權伊勒希巴耶
律義先嘗言其姦

乙靈紀戰
死洼普母
降契丹
契丹蕭迭
諒祚遣兵
里得來攻
逆戰於三
角川敗績
秋遣兵
侵契丹境
為海里所
敗　冬諒
祚母遣使
請於契丹
乞依舊稱
藩諒祚亦

舊樂益州鄉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二卷其說以為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蓋漢一為一分者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九寸加為一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鍾律之學竟不能決

佞不可用主不聽上表乞依一日主令義先對舊臣屬契革巡撫義先酒酣丹主未許曰臣備位大臣安能與賊博乎主怒翌日召革謂曰義先無禮當痛繩之革曰義先忠直今以酒過為罪恐拂人望主以為有容眷遇益厚

十二月駙馬都尉韓國王蕭忠致仕徙封魏

辛卯

皇祐三年

春正月帝幸魏國大長公主第　公主太宗女幼閑內則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親視饔膳之節章獻太后賞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急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纔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耶賚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

鄭公夏竦改封二年卒諡文莊　竦以文學起家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為郡有治績然性貪鄙數商販部中家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閉寮

重熙二十年

夏六月夏國遣使請平主不許　先是夏國兩遣使來乞依舊稱藩主皆未許至是遣北院都監蕭友括等使夏索党項叛戶夏表乞代党項權進驅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主不許詔安置李諒祚母及其屬於蘇州

秋九月詔更定條制

夏

夏主李諒祚天祐埀聖二年遣使請平於契丹契丹蕭友括來索党項叛戶諒祚不許表乞代党項進驅馬等物而求唐隆鎮契丹不許

主卒乃即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屬使相猜

三月宋庠免以劉沆參知政事　時有沮以鈎致偽造敕牒者庠弟祁之子與遊事覺其事過家包拯等言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人亦然世所建明庠遂求去出知河南府以姦邪目

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物　知無為軍之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獻

作隆儒殿

秋八月京東淮浙饑　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驁讒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

外臣豢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孼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為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於此者幸陛下留意

冬十月以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為英州别駕文彥博免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閹侍通宫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

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言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寬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吳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然

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能辨

夏竦卒　賜謚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

言諡之美者極於大正就何人乃得此諡判考功劉畝言諡者有司之事竦姦邪而諡之以正不應法且使臣官諂史諛尤非

以龐籍同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臣為樞密副使

十一月范仲淹上書言古者內置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

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

壬辰

皇祐四年

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 儂智高陷邕横諸州遂圍廣州詔鈴轄陳曙等發兵討之 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欲任司户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自稱皇帝於邕州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横貴滕梧康端龔封八州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

汝南公范仲淹 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潁州未至卒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

重熙二十一年

夏四月以蕭阿拉為西北路招討使封西平郡王 秋七月詔北南樞密院日再奏事 追尊太祖之祖為簡獻皇帝廟號玄祖 太祖之考為宣簡皇帝廟號德祖追封太祖伯父伊勒

夏

夏主李諒祚天祐垂聖三年 冬諒祚遣使如契丹乞弛邊備

廣源州

蠻酋儂智高攻宋邕

施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曙討智高又以余靖為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畋體量安撫廣南發廣東鈐轄兵赴之

六月以狄青為樞密副使　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寖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

粹　淹少讀書晝夜不息斷齏晝粥刻苦勵志大通六經之旨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

希巴蘇穆為蜀國王裕悅舒嚕為隋國王追封太祖弟伊德實為許國王

以燕趙國王洪基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知特哩袞事

以蕭革為北院樞密使封吳王

八月謚齊天皇后曰仁德皇后

冬十月夏國李諒祚遣使乞弛邊備主命蕭友括奉詔諭之

封遼興軍節度使蕭

州破之遂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歷置官屬乘勝陷宋橫貴等八州進圍廣州宋遣廣西鈐轄陳曙等帥兵來討智高引衆去廣州過宋兵馬鈐轄張忠

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
使
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為
廣南安撫使　初以沔知秦州入見
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
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臣覩賊勢方
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鈐
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
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
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
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耶乃與兵七
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檄湖南江西
曰大兵且至具繕治營壘多具燕犒
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廣南安
撫使
以狄青為荊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

害為趣捨
外和內剛
樂善汎愛
自奉甚儉
而踈財好
施嘗置義
莊里中以
贍族人為
政尚忠厚
所至民皆
立祠畫像
自縉紳處
士里閭田
野之人外
至四夷莫
不頌其名

蘇呼為鄭王以潞
王察克為南院樞
密使進封越國王

戰於白田
斬之進破
昭州移書
廣南行營
求邕桂節
度使宋帝
不許命荊
湖宣撫使
狄青督諸
軍來討
智高攻陷
宋賓州復
入於邕陳
曙引兵襲
擊智高敗
之於崑崙

高　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知諫院李兑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

字而樂道其事至於以中庸授張載以春秋授孫復而啟宋儒道學之原以左傳授狄青而作武人忠義之氣此其所關係者尤大卒之日聞者皆為歎息既葬帝書其

闕

交阯

南平王李德政聞廣源州儂智高反遣使於宋請出兵助討宋降詔郤之

自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碑曰褒賢之碑
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踊至
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
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
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
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
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
事擢為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
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
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
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
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
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
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
業公私便之

冬十月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　瑗既

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過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儂智高陷賓州復入於邕　時交阯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詔於朝狄青奏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交阯助兵帝從之

十一月壬寅朔日食

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

之以徇　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
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
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鬭
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
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
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
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
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
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癸巳

皇祐五年
春正月會靈觀火
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於邕州
智高走大理廣南平　青既誅陳曙
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

重熙二十二年
夏六月高麗遣使來
貢
秋九月夏國李諒祚
遣使來進降表命

夏
夏主李諒
祚福聖承
道元年
狄遣使進

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為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大敗走追奔五十里賊黨黃師宓儂建中等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遁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師宓等於城下斂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

南面林牙高嘉努降表於契
等奉詔撫諭

丹

廣源州蠻酋儂智高聞宋狄青等師還延不進不為備未幾青進兵襲崑崙關智高失險悉衆拒之大敗智高黨黃師宓儂建中等俱

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洮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詔青沔還朝後智高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獲其母弟併子斬之

被殺蠻卒死者萬計會日暮智高復趨邕州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先是謠言儂家種糶家收至是智高為青所破皆如其謠後宋都監蕭注入特磨道智

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　賞平廣南功也朝士皆論青不可長密府帝不聽

以孫抃為御史中丞　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即手疏曰臣覩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謀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恐不能也上

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排衆吳中復
為監察御史排未始識其而或問之
排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
面臺官耶
七月罷籍罷
月詔定內侍員　詔自令內侍供奉
王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仍詔內
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歷任
無贓私罪者乃得為之
月以陳執中罷適同平章事
十月丙申朔日食
一月詔減畿內諸縣稅　端明殿學
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斂之重詔開封
府諸縣兩稅於元額減二分永為定
式

高母及弟
智光子繼
宗繼封悉
為所獲伏
誅而智高
竟死於大
理

和元年

正月貴妃張氏卒追冊為溫成皇后

二月孫沔罷　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伯父堯佐至太師姻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豫政及卒帝憂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鈎摭非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出知杭州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惟謹且引洙為員外翰

重熙二十三年

春正月夏國李諒祚遣使貢方物

夏六月高麗王徽遣使來貢

冬十月夏國李諒祚遣使進誓表

十一月主率羣臣上皇太后尊號羣臣亦上主尊號大赦內外官進級有差

夏

夏主李諒祚福聖承道二年

春遣使如契丹納貢

冬遣使進誓表於契丹

高麗

國王徽遣使致貢於契丹請授子官詔加

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京師疫　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以田況為樞密副使

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為樞密使

貽永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姻輔政者恒懼罷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密使

以太史言日當食下詔改元易服避正殿減常膳

檢校太尉

夏四月甲午朔日食用牲於社
秋七月以程戡參知政事
梁適免　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量而
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戢子弟御史
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論之出
知鄭州
八
月以劉沆同平章事冬十月葬溫成
皇后祔其主於太廟　沆充溫成皇
后園陵監護使既葬祔廟賜后閣中
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為其子請試
學士院遂授館職

乙未

至和二年
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愿為衍聖公
夏四月定差衙前法　初太宗立九等

衍聖公孔
世愿

重熙二十四年
是年八月以後為
道宗清寧元年

夏
夏主李諒
祚福聖承

差役法後承平既久姦偽滋生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陪償折耗民多破産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為帝言之乃視貲産多寡差排鄉户衙前置籍分為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

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　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絶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真卿馮導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初襲封文宣公爵至是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世應為衍聖公仍令世襲

魯公王德用

道宗諱洪基興宗長子

夏四月遣使求宋帝繪像　先是主詔大臣曰朕與宋帝約為兄弟懽好歲久欲見其繪像卿等可諭南朝來使至是遣人持本國三世御容如汴求宋帝繪像

秋八月主殂子洪基立　主入秋山有疾翌日而殂長子燕趙國王洪基即位號主曰興宗尊

道三年

是年契丹以興宗喪來告諒祚遣使如契丹弔祭會葬

高麗

是年遼遣使來告興宗之喪國王王徽遣使如契丹會葬

六月陳執中免　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旱錄囚鎮又言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孫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中過失遂罷之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

父艳終建雄軍節度使追封魯國公德用初封祁國公徙封冀至和元年拜樞密使是年與契丹使者射於玉津園使者世服帝聞之賜弓一矢五十改封魯國公至帝

興宗弟重元為皇太叔改元清寧大赦遣使告哀於宋及夏高麗　興宗性佻說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勳勞宜序進之興宗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

交阯

南平王李德政卒子日尊遣使告哀於宋宋授日尊靜海軍節度使封交阯郡王

下溪州

下溪自彭允林至仕義相繼為刺史五世

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
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
矣
以張昇為御史中丞　昇指切時政無
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
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
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
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
耳帝為感動
冬十月知辰州宋守信擊下溪蠻不克
守信帥兵數千討下溪州蠻彭仕
義仕義遁入他洞不可得俘其孥官
軍戰死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
是蠻猺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
十二月修六塔河　河入中國行太行
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

嘉祐二年　再見

臣以絕其言
九月尊皇太后為太
皇太后皇后為皇
太后
冬十月以陳王阿伯
特為南府宰相進
封吳王
十一月葬興宗皇帝
於慶陵
進封北府宰相西平
郡王蕭阿拉為韓
王
十二月詔左伊勒希巴
曰朕以眇冲獲嗣
大位夙夜憂懼恐
弗克任欲聞直言

矣至是仕
義子師寶
怨父娶其
妻奔宋辰
州訴仕義
嘗殺誓下
十三州將
奪其印符
而并其地
自號如意
大王補置
官屬將起
為亂知辰
州宋守信
聞之乃以
師寶為鄉

東吏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以匡其失自今內外百官比秩滿各言一事仍轉諭所部無貴賤老幼皆得直言無諱

冊妃蕭氏為皇后后小字觀音樞密使惠之女也

進封皇弟越王和嚕噶為魯國王許王阿林為陳國王楚王尼嚕古徙封吳王

置五經博士助教

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

導率兵來討仕義遁入他洞不可得俘其孥官軍戰死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猺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詔下州見太祖乾德元年

敎各一員

丙申

嘉祐元年

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

朝暴感風眩趨行禮而罷翌日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啟醮於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有言

許公賈昌

朝

封安國公九年徙封許由北京留守入為樞密使至八年再見

清寧二年

春三月御製放鷹賦賜羣臣喻任臣之意

閏月行東京所鑄錢南京獄空進留守以下官

六月詔宰相舉才能之士

命有司籍軍補邊戍遣使分道平賦稅繕戎器勸農桑禁盜賊

夏

夏主李諒祚福聖承道四年

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沆欲捕治彥博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於軍門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彌持重衆心乃安已而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為樞密副使　戡以文彥博親故改授副使

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

冬十一月羣臣上主尊號大赦

以皇太叔重元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徙封趙國王察克為魏國王魯國王和嚕噶為宋國王陳國王阿林為秦國王吳王尼嚕古進封楚國王百官進秩有差

十二月以韓王蕭阿拉為北院樞密使徙王陳

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殿中丞李仲昌於英州　仲昌等塞商湖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鋪斵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等劾仲昌罪流於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帝性寛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

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於宫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不報鎮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帝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

九上特命百餘日黜陟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六月大水社稷壇壞詔求直言　京師自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至是雨壞太社太稷壇詔羣臣實封言闕失而分遣使賑恤被傷者

秋七月彗出紫微垣

八月庚戌朔日食

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壅馬足不得行又其家數有光怪會大水青避於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翰林學士歐陽修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

九月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

冬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　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

十二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

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

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抉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出知應天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摧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丁酉

嘉祐二年

春二月祁公杜衍卒

三月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至是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為時所推譽者皆被黜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變

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　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

祁公杜衍慶歷中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尋致仕皇祐初加太子太師降詔撫問封祁國公至是卒諡正獻　衍自舉進士以至為相動靜纖悉謹密有法考

清寧三年

秋七月南京地震

九月宋使奉其帝繪像來　先是興宗遣使求宋帝繪像曾祖乃已至是主復遣使往求之欲成先志宋遣學士胡宿奉繪像來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冬十二月禁職官於

夏

夏主李諒祚奲都元年

夏諒祚遣兵侵宋境襲敗宋軍執其管勾麟府兵馬事郭恩等以歸

廣源州

自儂智高敗後又有

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諡武襄

夏四月幽州地大震　壞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　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寡而田有餘則鬻如舊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

其大節偉如也臨終作遺疏畧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魯公王德

用

部內假貸簡易

太皇太后蕭氏殂

蕭氏訥木錦也

儂宗旦者知雷火洞稍桀黠至是帥衆入侵宋境宋遣知桂州蕭固招撫宗旦受命詔以為忠武將軍

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　徙封三年
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帝遣張昇以同羣牧
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而　制置使卒
兄於禮為順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　謚武恭
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來致其
像宿乃奉御容如契丹　文成契丹
宗真徽號

冬十二月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
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沈淪十數
年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數王洙
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
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
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
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
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

主司易以詳校得士必精於是下詔
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
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
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
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
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未幾以
登第者衆驟致顯擢復下詔定其遷
次之格以裁抑之

戊戌

嘉祐三年

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　彥博以老
求罷以使相判河南知諫院陳旭等
忌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僚屬上言昌
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刱客位以待
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
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

潞公文彥

博
以同平章
事判河南
府封國公
至皆宗紹

清寧四年

春正月遣使報太皇
太后之哀於宋及
夏國高麗
二月詔伊勒希巴諸路
鞫死罪獄雖具仍
令州縣覆案無冤

夏

夏主李諒
祚奲都二
年
春契丹遣
使告太皇
太后蕭氏

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為正人所與

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況為樞密使張昇為副使　時羣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荅

以包拯為御史中丞　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莫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

聖四年再見

莒公宋庠拜樞密使封國公至八年再見

然後決之稱冤者即具奏

三月募天德鎮武東勝等處勇捷者籍為軍

夏四月宋遣使來弔祭

五月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諡曰欽哀皇后葬慶陵夏國高麗各遣使來會

六月以北院樞密使鄭王蕭革為南院樞密使徙封楚王南院樞密使吳王耶律仁先為北院

之喪夏諒祚遣使如契丹會葬

高麗

契丹以其太皇太后蕭氏之喪來告國王王徽遣使如契丹會葬

下溪州

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八月已亥朔日食

堯臣卒

溪蠻降　先是彭仕義陳乞內屬帝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視之簡夫度仕義未可專用恩澤誘化至則督諸將進兵築明溪上下二寨據其險要拓取故地五百餘里仕義計窮請降詔辰州還其弩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黠驁益甚

閏十二月罷伎吏知州軍提點刑獄

樞密使

冬十一月以吳王仁先為南京兵馬副元帥徙封隋王

十二月南院樞密使楚王蕭革復為北院樞密使

閏月賜皇太叔重元金券

是歲皇子濬生

初蠻酋彭仕義襲敗宋知辰州宋守信朝廷馳檄招諭仕義乃自陳本無反狀僭號補官特遠入不知禮義而然守信等輕信師實之譖擅伐無辜願以二十州舊地復

貢奉內屬至是宋遣雷簡夫來招撫仕義乃歸連歲所掠甲伏士卒帥衆就降自是歲奉職貢於宋

嘉祐四年

正月丙申朔日食用牲於社　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於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

汝南王允讓　封十六年以判大宗

清寧五年

夏六月以蕭阿蘇為北府宰相耶律伊遜為南院樞密使

夏

夏主李諒祚奲都三年

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

二月更榷茶法　自茶為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等然其策請於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於民從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

正寺卒謚安懿追封濮王子宗懿宗樸宗諤宗暉宗輔宗晟宗愈宗綽宗楚宗祐宗漢宗實帝時無嗣育宗實於宮中至七年再見　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

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見於色知
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大宗正寺
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二十年宗
困於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子有好學
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致歲額不登者勉進以
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吾若不率
劉敞皆請除前令帝不聽　敎則勸戒
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　之至不變
從著作佐郎何鬲請也　始正其罪
五月除措防大臣條約　前兩制不許故人莫不
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欒畏焉
官詔並除之
秋七月放宮人　帝以月食幾盡修陰　岐公陳執
敎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
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閣兩劉
氏黃氏在十閣中尤驕恣通請謁御　中

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嘗齋驗之先是帝遣使祈嗣於茅山絳時為翰林學士嘗草祝辭因言祈嗣願禱祠何益女御附於深宮者衆宦人養子絕人之世者多非所以順天地致龢斯之福於上也帝即日出宮人且裁定宦人養子之令至是絳復有言遂并出劉黃二人

田況罷 況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冬十月大祫於太廟 帝將親祫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

至和二年以同平章事判亳州踰年改尚書左僕射封英國公尋拜司徒徙封岐至是卒謚曰恭 執中在中書八年其所長者惟四方問遺不及門人莫敢干以私

降四廟在上故大祫止列昭穆而虛崇義公㫖
東向魏晉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
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　帝詠
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恤典有加
召河南處士郤雍不至　雍河南人少周世宗之
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後是年封
所不讀為學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崇義公給
扇夜不就枕者數年既而踰河汾涉四十頃以
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悵然來歸奉周祀至
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神宗熙寧
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修受於种放而四年再見
放受之於陳摶源流最遠之才攝共
城令雍時居母憂於蘇門山躬爨以
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
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
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

庚子	
嘉祐五年	之學何他日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德氣粹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清寧六年	
夏	

春正月鑿二股河　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夏四月程戡免以孫抃為樞密副使　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免

置寬恤民力司　詔置於三司遣官分訪寬恤民力事

五月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

夏五月監修國史耶律伯請編次御製詩賦許之仍命白為序

六月置國子監於中京　命以時祭先聖先師

夏主李諒祚奲都四年

交阯

王李日尊　是年與甲峒蠻合兵侵宋邕州境殺其都巡檢使宋士堯宋發廣南諸州兵來討

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於朝召為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

甲峒蠻
蠻嘗役屬於交阯是年從交阯侵宋邕州

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悦

秋七月歐陽修等上新唐書　先是帝以劉昫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修撰紀志表祁撰傳故事每書首止列官尊者一人修以祁為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冬十一月宋庠免以曾公亮為樞密使

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然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遊殿中侍御史吕誨論庠昏惰乃罷判鄭州

以張昪孫抃參知政事歐陽修陳旭趙

槪為樞密副使

辛丑

嘉祐六年

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之　弼以母喪去位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許之

夏四月陳旭罷　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

以包拯為樞密副使

六月壬子朔日食　司天言當食六分

儀公韓琦官同平章事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國公至八年再見

清寧七年

夏五月殺東京留守陳王蕭阿拉　阿拉性忠果曉世務有經濟才初與蕭革同掌國政革諂諛不法阿拉爭之請去蕃禮不得告歸主由此惡之除東京留守會行色克色哩禮入朝陳時政得失革以事中傷之主怒縊殺阿拉　色克色

夏

夏主李諒祚奲都五年

先是諒祚遣使如汴請去蕃禮從漢儀是年復上書於宋自言慕中國衣冠後當以此迎奉使

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至和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愆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

以司馬光知諫院　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乎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

理禮行以祈雨也

者宋許之

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歟臣伏見陛下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循資塗而授任則不問其人之

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養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帝皆嘉納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賫勅就付之拒不受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為樞

家使胡宿為副使　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羣臣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閏

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為之詞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如是則舍人不得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

敢為陛下守法而强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侵執政執政不悦會以母喪遂去職

以歐陽修叅知政事　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　羣臣以儲位未建為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

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
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
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
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
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
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
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
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
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
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
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
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
孝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
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
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
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

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壬寅

嘉祐七年

春三月孫抃罷以趙概參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使

夏四月樞密副使包拯卒　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恥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飲食服用喜儉朴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　宗實既終喪韓琦言

鉅鹿公曙

本名宗實濮王允讓子景祐二年帝以未有儲嗣育於宮中至是立為皇子改名曙封鉅鹿郡公明年即

清寧八年

春三月楚王蕭革致仕進封鄭國王

冬十二月以蕭特古斯為北院樞密使

夏

夏主李諒祚奲都六年

夏遣使如汴獻方物稱宣徽南院使宋詔今後所差使人不得僭擬宣徽

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内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别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

仁是為英宗

之名諒祚尋又進馬五十匹表求太宗御製草詩隷書石本及九經唐史冊府元龜與宋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進馬

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
中外相賀
冬十月賜諸路錢助糴常平倉　詔天
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
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
萬下諸路助糴之
知府州折繼祖卒　初繼祖欲解去州
事下河東安撫使梁適體量適言折
氏世襲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
之尤為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
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兄子
克柔權領州事

癸卯

嘉祐八年
春三月帝崩鉅鹿公曙即位尊皇后為
皇太后赦　帝暴疾崩於福寧殿皇

淮陽王頊
英宗長子
初名仲鍼

清寧九年
夏四月宋遣使來告
仁宗之喪無報即

夏
夏主李諒
祚拱化元

后閤之恐斂諸門鑰寘於前黎明召皇子入以遺詔令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為因反走輔琦等共扳留之四月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

呂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皇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

慶曆末生於濮王宮祥光照室羣鼠吐五色氣成雲是年英宗即位授安州觀察使封光國公尋加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進封淮陽郡王改名頊至英宗治平元年再

位主尋遣使如汴年弔祭賀宋帝即位五月以隋王仁先為南院樞密使徙封許王秋七月重元反兵敗自殺 主尊重元為皇太叔賞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會主田於灤水之太子山重元與子楚王尼嚕古及同知樞密使事蕭呼都克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宮使耶律良

已意簡挋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見
以假借宫省肅然
立皇后高氏　后侍中瓊之曽孫母曹
氏太后姊也
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
秋七月帝疾瘳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
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悦乃共
為讒間兩宫遂成隙内外汹懼知諫
院吕誨上書兩宫開陳大義詞旨深
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宫猶未釋然
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
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
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
不觧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
徳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
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

衛公韓琦
封儀公三年帝崩召以為山陵使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至英宗治平元年再見

潁公龐籍
皇祐末罷同平章事

上變主召南院樞
密使耶律仁先語
之且急召尼嚕古
仁先曰此曽凶逆
臣固疑之陛下宜
謹為備臣請帥衛
士討之尼嚕古聞
召知事洩遂誘脇
弩手軍犯帷殿主
急欲走南北院仁
先曰陛下若捨扈
從兩行賊必躡其
後且南北大王心
未可知乃止仁先
環車為營折行馬
為兵仗帥官屬近

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承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出知鄆州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潁國公至是卒謚莊敏籍曉律令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治民頗有恩愛及為相聲名減於治郡時

鄭公宋庠

侍三十餘騎陣抵扭外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等帥宿衛士卒數千人與尼嚕古戰涅嚕古躍馬突出近侍渤海阿蘇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呼都克曰行營無備宜乘夜刦之若俟明日外援必至其誰從我呼都克弟圖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為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從之

冬十月葬仁宗皇帝於永昭陵

封呂公六年英宗即位改封鄭國公尋以司空致仕卒諡元獻御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

天聖初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

令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呼都爲樞密使而帥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蕭塔喇刷召領兵適至仁先俟賊氣沮背營而陣乘便奮擊塔喇自外擾之賊徒大奔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走大漠自殺黨與皆伏誅主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力也改北院樞密使加尚父進封宋王

弟先凡擢
庠第一兩
賓祁第十
人呼曰大
宋小宋

魏公賈昌
朝

封許公八
年英宗即
位徙鳳翔
節度使進
封魏國公
治平中卒

伊遜改南院樞密
使蕭罕嘉努殿前
都點檢封荊王其
餘將佐加賞有差
衛王塔布自訴為重
元所脇詔削爵為
民流鎮州
八月遣使安撫南京
吏民
冬十一月以蕭玖格
為北府宰相
是歲封皇子濬為梁
王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四

諭文元